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花月痕
第三十回 看迎春侍兒遇舊 祝華誕女弟子稱觴

話說明年戊午立春節氣，卻在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。先立春兩日，雪霽，天氣甚覺暖和。癡珠正與秋痕，同立在月亮門外南廡調弄鸚哥，見偷園的人送來荷生一個小柬。癡珠展開，和秋痕看著，上面寫的是：

昨有秦中鴻便，題一梅花畫冊，寄與紅卿，得《念奴嬌》一闕，錄奉詞壇正譜。癡珠笑道：「既得隴，又望蜀。」秋痕道：「荷生這會還念著紅卿，也算難得。」便唸道：

「迢遞羅浮，有何人、重問美人蕭索？竹外一枝斜更好，也似傾城衣薄。疏影亭亭，暗香脈脈，愁緒都無著。銅瓶紙帳，幾家繡戶朱箔？卻憶月落參橫，天寒守爾，祇有孤山鶴。畢竟罡風嚴太甚，恐學空花飄泊。」秋痕眼皮一紅，不唸了。癡珠接著唸道：「綠葉成陰，駢技結子，莫負東風約。綺窗消息平安，歲歲如昨。」

秋痕道：「荷生的詞，纏綿悱惻，一往情深，我每回讀著，就要墮淚。你何不和他一闕？」癡珠道：「我出語生硬，萬分不及他，因此多時不敢作了。」秋痕道：「你題花神廟的《臺城路》和那七夕的《百字令》，就與他一樣好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拿著東帖詞箋，先自進去。

癡珠正待轉身，祇見小岑、劍秋同來了。癡珠忙行迎入，秋痕也出來相陪。癡珠道：「好久不見，怎的今天卻這般齊？」小岑道：「我兩人一早訪了荷生，便來找你，打算約著明天去看迎春。」癡珠歎道：「文酒風流，事過境遷。下月這時候，你們不都要走麼？到彼時，我卻有兩篇文贈你。」小岑道：「這就難得。」劍秋道：「癡珠肯為我兩人做起文章，這真叫做榮行了。」癡珠道：「我是說我的話。」小岑道：「不要罵起來。」劍秋笑道：「他說他的話就夠了，那裏做那人的序文，就罵那人道理？」說得癡珠、小岑都笑了。

秋痕道：「我二十二這一天，也要學著荷生做個團圓會，大家都要到。」小岑道：「自然都到。」劍秋道：「這一天你替你老師做生，還要一天替你師母餞行呢。」秋痕道：「祇要師母住得到三十，我三十晚上便替他餞。」大家說說笑笑，就在秋心院用過早飯。

癡珠偶然問起掌珠，劍秋道：「你還不曉得麼？夏旒與他來往了半個多月，給不上二十弔錢，還偷了一對金環，兩個鋼錶，現在討個兩湖坐探差事，竟自走了。你想掌珠這會苦不苦呢？」癡珠聽了氣憤，說道：「有這下作的東西！」小岑道：「你那裏曉得外面的事？這幾天又有件笑話，你叫劍秋說給你聽。」

癡珠便叫劍秋說，劍秋笑道：「你猜是那個？」癡珠道：「我曉得是那個？你說吧。」劍秋道：「你認得原士規麼？」癡珠道：「我久聞其名。」劍秋道：「士規參了官，沒處消遣。那花選上賈寶書，做人爽直，竟給他騙上了。前個月竟想出主意，借寶書家開起賭場來，四方八面拉著人去賭。不想拉上一個冤家，是大衙門長隨，賭輸幾十弔錢，便偷著上頭一付金鐲，又來賭輸。第二日破了案，府縣都碰釘子，這一晚圍門一拿，一個都沒走脫。士規也掛上鏈，不敢認是官，坐班房去。祇可憐寶書跟著他受這場橫禍！倘認真辦起來，士規是要問罪，寶書還不曉得怎樣下落呢？」

癡珠心上難安，說道：「寶書呢，我不曾見面。掌珠和我卻有一日盤桓，原想乘個空訪他一訪，為著夏旒在他家來往，就懶得去了。如今他有這場煩惱，你帶我去瞧他一瞧吧。」小岑笑道：「你要充個黃衫客麼？」癡珠道：「黃衫客，我自想也還配，祇那夏旒，卻比不上李益。」劍秋道：「我同你去。」小岑道：「我也去。」

三人一車，向掌珠家趕來。癡珠見掌珠光景，委實狼狽，便悄悄給了十兩銀子，並約他明日來秋心院。掌珠自然十分感激。隨後去看丹翬，又去看曼雲，也都約著明日的局。癡珠為著秋心院近在咫尺，便將車送小岑、劍秋回去，步行而來。

次日，荷生也來。四人就在秋心院吃了一頓飯，同往東門外看迎春去了。說不盡太守青旗，兒童彩勝，這一日的熱鬧喧騰。

傍晚進城，小岑、劍秋的車灣西回家。荷生、癡珠是向菜市街來。剛打大街轉入小胡同，見前頭停一輛車，兩個垂髫女子，一略少些，伶俐得很，正在下車。車夫祇得停住，荷生坐在車沿，這少的且不下車，將荷生打諒一打諒，便喚道：「韓老爺！」荷生也覺得這少的，面熟得很，祇記不起，便一面跳下車，一面問道：「你怎的認得我？」

此時少的下了車，那一個也要下來，荷生卻認得是傅秋香。這少的早向荷生打千，秋香趕著下車，也就向荷生打千，說道：「半年多沒見面，老爺通好麼？」那班長認得是韓師爺，十分周旋。荷生卻一眼祇瞅著小的，忽記起來，說道：「你不是天香院秋英麼？」那班長接著道：「他是從秦中纔來呢。」荷生喜道：「我正要問問秦中大家消息。」便招呼癡珠下車，秋香引入客廳坐下。

秋香、秋英都與癡珠請安，荷生為通姓名，秋香延入臥室。看官聽著：秦中自去年回部滋事之後，光景大不如前，天香院姬人都已星散。這秋英是天香院一個侍兒，靠著一老媽，流轉到了并州，搭在秋香班裏。

當下癡珠急著問娟娘，荷生急著問紅卿。娟娘是他們班裏老前輩，秋英連名姓通不知道。紅卿是閉門臥病，幸他媽素有蓄積，尚可過日。

荷生因向秋英歎口氣道：「我和紅卿，到你天香院喝酒時候，你纔幾歲？」秋英道：「十一歲。」荷生道：「如今呢？」秋香道：「他如今十五歲了。」荷生向癡珠道：「忽忽之間，已是五年。回首舊遊，真如一夢！」癡珠道：「我去後，你纔到秦中。我和娟娘一別，竟是八年。你和紅卿，算來相別也有四年了。」說話間，秋香已端上點心，兩人用些。

癡珠見秋香、秋英俱婉孌可愛，因也約了明日的局，便上車回到偷園。

是夜，兩人集李義山詩，聯得古風一首，采秋謄出，唸道：

「風光冉冉東西陌（癡），燕青柳碧春一色（荷）。

郵亭暫欲灑塵襟（癡），謝郎衣袖初翻雪（荷）。

海燕參差溝水流（癡），繡檀回枕玉雕鏤（荷）。

舊山萬仞青霞外（癡），同向春風各自愁（荷）。

衣帶無情有寬窄（癡），唱盡陽關無限疊（荷）。

浮雲一片是吾身（癡），冶葉倡條偏相識（荷）。

鸞釵映月寒錚錚（癡），相思迢遞隔重城（荷）。

花鬢柳眼各無賴（癡），湘瑟秦蕭自有情（荷）。

回望秦川樹如薺，輕衫薄袖當君意（癡）。

當時歡向掌中銷，不須看盡魚龍戲（荷）。

真珠密字芙蓉篇（癡），莫向洪崖又拍肩（荷）。

此情可待成追憶（癡），錦瑟無端五十弦（荷）。」唸畢，笑道：「竟是一篇好七古。」癡珠見天已不早，就向秋心院去了。

次日靠晚，秋痕邀了癡珠，回到偷園。春鏡樓早是絳燭高燒，紅氈匝地。采秋一身艷妝，紅豆、香雪也打扮得裊裊婷婷。秋痕點對蠟，向上磕三個頭。采秋趕著還禮。荷生早拉著癡珠，向水榭瞧梅花去。這夜四人喝酒行令，無庸贅述。

次日，荷生、采秋怕秋痕又來拜壽，轉一早領著紅豆，先到秋心院。

此時癡珠纔起身下床，尚未洗漱。秋痕為著要往偷園拜壽，起得早些，也還妝掠纔完，迎出笑道：「這擋駕的法兒，卻也新

鮮。」便讓荷生西屋坐下，自和采秋、紅豆進南屋去了。

不一會，跛腳領著掌珠進來，接著秋香、秋英也來了。停了一停，小岑、劍秋同到，說丹翬、曼雲受了風寒。癡珠道：「事不湊巧，秋痕今天還備有兩席呢。」荷生道：「就是通來不過十一人，何必如此費事！」

當下秋痕，早調遣著跛腳和小丫鬟，在南屋裏排下兩席面菜。早酒大家都不大喝，就散了。秋痕領掌珠等，替荷生祝起壽來。今日這一會，大家都點心緒，所以頂鬧熱局，轉覺十分冷淡。也有在月亮門外，倚著梧桐樹喁喁私語的；也有借著調鸚哥，看梅花消遣的。

到了三下鐘擺席，先前是兩席。荷生不依，癡珠教秋痕將兩席合攏。左邊荷生獨坐；右邊小岑、劍秋。上首采秋居中，左掌珠，右秋香；下首癡珠居中，左秋英，右秋痕。紅豆小丫鬟輪流斟酒。

上了四五樣菜，窗外微風，一陣陣送來梅花的香。癡珠見大家都沒話說，便要行令。小岑道：「采秋的令繁難得很，令人索盡枯腸。」因向掌珠道：「今日你說個飛觴，要雅俗共賞的纔好。」

掌珠沉吟半晌，說道：「今日本地風光，是個壽字。」秋痕道：「昨晚行的百壽圖，俗氣得很，今日還講這個？」癡珠道：「今日不說真的壽字，就不俗了。」劍秋道：「說個美人名。」荷生道：「美人名能有幾個？」采秋道：「壽陽公主。」癡珠道：「孫喬。」荷生道：「還有沒有？」小岑道：「有，有。花選上有個楚玉壽，不是美人麼？」說得眾人通笑了。

劍秋因向掌珠道：「王壽我聽說死了，真不真？」掌珠道：「他前月就死了。」秋痕道：「今天有人家，不準說這個字，你和寶憐妹妹說了，各罰一杯酒。」劍秋道：「著，著！我該罰。」便喝了一杯。秋痕道：「寶妹妹也喝吧。」掌珠道：「我是跟他說下。」劍秋道：「是我累你，我替你喝。」

癡珠道：「我的意思，說個壽字州縣的名何如？」大家想一想，通依了。癡珠道：「我起令。」便喝了一杯酒，說道：「福建福寧府壽寧縣。玉桂喝酒。」秋香喝了酒。想了半晌，飛出一個「壽」字，說道：「荷生喝酒。陝西同州府永壽。」荷生喝了酒，說道：「山西太原府壽陽。」數是劍秋。劍秋喝了酒，說道：「四川資州仁壽。」數是掌珠。掌珠喝了酒，也想一會，說道：「秋痕妹妹喝酒。山東兗州府壽張。」秋痕且不喝酒，將指頭算一算，把酒喝乾，說過：「浙江嚴州府壽昌。該是采秋。」采秋喝了酒，說道：「直隸正定府靈壽。該是秋英。」秋英喝酒，想一想，說道：「江南鳳陽府壽州。」

小岑道：「輪了一遍，也沒有個重說的，我喝吧。」喝了酒，說道：「山東青州府壽光。還給荷生喝了壽酒，收令吧。」荷生也自喜歡，紅豆換上熱酒，喝了。

時已黃昏，室中點上兩對紗燈。秋痕上了大菜，出位敬荷生三杯酒，就要來敬采秋。采秋再三央告，秋痕祇得來敬小岑、劍秋，二人各飲一杯，逐位招呼下來。

秋香、秋英便送上歌扇，劍秋道：「今天立春第二日，教他們祇揀春字多的，每人唱一支，我們喝酒。他們有幾多春字，我們喝幾多酒，不好麼？」荷生道：「好極！」回頭瞧著紅豆道：「你數吧。」此時傅家、冷家班長，都拿著鼓板、三弦、笛子，在院裏伺候。秋香移步窗下，說聲《一剪梅》，外面答應。

笛聲徐起，弦紛微揚，鼓板一敲，祇聽秋香唱道：

「霧霧籠蔥貼絳紗，花影窗紗，日影窗紗。迎門喜氣是誰家？春老儂家，春瘦兒家。」大家喝聲「好！」紅豆道：「兩杯。」於是斟了酒。

癡珠向秋痕道：「這一支，是那一部的詞？」秋香道：「《紫釵記·議婚》。」祇聽秋英唱道：

「香夢回，纔褪紅鴛被。重點檀脣胭脂膩，匆匆挽個拋家髻。這春愁怎替？那新詞且記。」大家也喝聲「好！」紅豆道：「一杯。」荷生道：「曲唱得好，祇是春字太少，我們沒得酒吃。」紅豆笑道：「大家要多喝酒，我唱吧。」

癡珠歡喜，便喚跛腳端把椅來，教紅豆坐下。紅豆背著臉，唱道：

「他平白地為春傷，平白地為春傷。因春去的忙，後花園要把春愁漾。」癡珠喝聲「好！」劍秋道：「要喝四杯呢。」紅豆起身斟酒。掌珠道：「我唱下一支吧。」唱道：

「論娘行出，人人觀望，步起須屏障。但如常，著甚春傷，要甚春遊，你放春歸，怎把心兒放？」荷生道：「好，好！喝七杯。」采秋道：「如今夠你喝了。」於是大家通喝七杯。

秋痕讓點菜，癡珠道：「我在留子善家過冬，行的令是擊鼓傳花，也還鬧熱。如今要采秋想個雅的，隨人愛說者說，不說者講個詞曲梅字吧。」小岑道：「我盡怕采秋的令，你們偏要他來鬧。」癡珠向采秋道：「你儘管說。」采秋笑道：「你不怕繁難，我說兩個令。你們商量那個吧：一是一字分兩字，三字合一韻；一是二物並稱，一奇一偶。」荷生道：「前一令還多些，後一令祇有數件，留著想想，也覺有趣。癡珠，你吩咐他起鼓吧。」

秋痕早叫跛腳採枝梅花，遞給癡珠，吩咐院子裏起鼓。癡珠便將梅花給了荷生，教從他輪起。劍秋道：「我們講了采秋的令，也還說句詞曲纔有趣。祇不要限定梅花。」大家也依。

這回是教坊們打的鼓，輕重遲速，有音有節，席上輪有三遍，花到秋英，鼓卻住了。秋英喝了酒，說道：

「雪意冲寒，開了白玉梅。」第二次從秋英起，輪到荷生，恰恰七遍，鼓聲住了。荷生喝了酒，說道：「我講個一字分兩字，三字合一韻吧。一東的『虹』字。」大家想一想道：「好！」合席各賀一杯。荷生說句詞曲，是「伯勞東去燕西飛」。第三次的花，輪到劍秋，鼓聲停住。劍秋喝了酒道：「我說個『壽考維祺』的『祺』字。」癡珠道：「善頌善待，大家賀一杯，荷生、采秋皆喝雙杯。」荷生道：「喝一鍾就是了，何必雙杯。」劍秋說的詞曲是「進美酒全家天祿」。第四次輪到秋香，鼓聲停住。秋香喝了酒，說道：

「則分的粉骷髏，向梅花古洞。」

癡珠因吟道：「天下甲馬未盡銷，豈免溝壑長漂漂。」秋痕瞧著秋香一眼。采秋祇喚起鼓。這是第五次，輪到秋痕。秋痕喝了酒道：「我說個『尺蠖之屈，以求伸也』『伸』字。」大家也讚好，各賀一杯。秋痕道：「我詞曲是句『拿住情很死不鬆』。」劍秋道：「你不准人說這個字，怎的自說？該罰三杯。」

秋痕沒得說。癡珠替他講情，罰了一鍾。秋痕道：「我還說個本分的令，是：

單祇待望著梅花把渴消。」劍秋笑向秋痕道：「你還渴麼？」秋痕道：「你又胡說！」第六次又輪到荷生。荷生喝了酒，說道：「我如今講個一物並稱，一奇一偶吧。冠履。」小岑道：「妙！」大家也賀了一杯。荷生說句詞曲，是：「去馬驚香，征輪繞月。」第七次輪到采秋。采秋道：「前一令我是『禪衣』『禪』字，後一令我說個『釵環』。」大家俱拍案叫妙，各賀一杯。

癡珠道：「還有詞曲怎不說？」采秋瞧著荷生道：「順時自保千金體。」言下慘然。荷生更覺難受。大家急將別話岔開了。第八次輪到小岑。小岑喝了酒道：「我說個『琴德愔』的『愔』字，何如？」荷生道：「好得很！」大家也賀一杯。說個詞曲，是「北裏重消一枕魂」。第九次又輪到秋痕。秋痕喝了酒，說道：「我再說個『焉得諼草』的『諼』字，說句詞曲是『情一點燈頭結』。本分的令是：

「怕不是梅卿柳卿。」大家都說好，各賀一杯。第十次輪到掌珠，喝酒說道：

「等得俺子酸心柳皺眉。」

劍秋瞧著掌珠，笑道：「你還等夏旒麼？」掌珠兩頰飛紅，急得要哭。癡珠向劍秋道：「你何苦提起這種人！」掌珠早借著吃水煙，拭了眼淚，纔行歸坐。不想十一次又輪到掌珠，祇得又喝了酒，說道：「我說個『螭』字。」劍秋趕著喝：「好！」大家也齊聲讚好，滿滿的各喝一杯。掌珠瞧著秋痕道：「我說句詞曲，是『漏盡鐘鳴無人救』。」秋痕接著道：「願在火坑中身早抽。」

就歎了一口氣。

荷生道：「講酒令，的都講起心事來？起鼓，給癡珠說了，收令吧。」

這是十二次，又輪到秋香。秋香喝了酒，說道：

「祇怕俏東君，春心偏向小梅梢。」十三次又輪到秋英。秋英喝了酒，說道：

「夢孤清梅花影，熟梅時節。」十四次又輪到秋痕。秋痕喝酒，說個「杯箸」。荷生道：「靈便得很！」大家各賀一杯。

秋痕又說個詞曲，是：「說到此梅不來，惟天表證。」說個梅是：

「便揉碎梅花。」劍秋笑道：「往下唸吧。」秋痕道：「劍秋，你今天怎的？盡糟蹋人！我改一句唸給你聽：

則道墓門梅，立著個沒字碑。」荷生哈哈大笑。

小岑道：「他得罪你，你罵他沒字碑。怎的把我喚做墓門梅？」劍秋笑道：「他近來肚裏沾了癡珠點兒墨汁，憑甚麼人都說是沒字哩！」癡珠道：「算了，不說頑話，我還沒輪到呢。」

秋痕吩咐起鼓。這是十五次，輪有三匝，花到癡珠，鼓聲停住了。荷生道：「你快說，無已不早，好收令吧。」癡珠喝了酒，說個「棘」字，又說個「領袖」，說句詞曲是「溫柔鄉容易滄桑」。荷生道：「好！『虹』字起，『棘』字結。『領袖』二字，近在目前，卻沒人想得到。我們賀他一杯酒，散了吧。」秋痕催上稀飯，大家用些。

小岑、劍秋急去看病，便先走了。掌珠、秋香、秋英，荷生、癡珠每人各賞了十兩銀，也去了。荷生見秋痕筆硯，放在北屋方案，就檢張紙，寫一首詩，向癡珠道：「賦此誌謝。」癡珠唸道：

「香溫酒熟峭寒天，畫燭雙燒照綺宴。

檀板有情勞翠袖，萍根無定感華年。

邊城茄鼓催殘臘，文字知交信夙緣。

卻念故山歸未得，一回屈指一淒然！」唸畢，也檢一箋，和道：

「第一番風料峭天，辛盤介壽合開宴。

酒籌緩緩消殘夜，春日遲遲比大年。

知己文章關性命，當前花月證因緣。

新巢滿志棲雙燕，我為低徊亦暢然。」

荷生、采秋齊聲讚好，喝了茶，然後同回愉園。正是：

勝會既不常，佳人更難得。

搔首憶舊遊，殘燈黯無色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